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閆澧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三　明　彭大翼　撰

誕育

雙生　附背生胷生脇生

戰國策孿子之相似唯其母知之孿雙生也

圉妾

左傳十七年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云將生一男一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

名女曰妾

囂良

公羊傳古人尚質雙生者以後生者居上取以為兄西京雜記霍將軍妻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時霍光聞之答書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巳日生良則以囂為兄以良為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妹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

貞夫女曰瓆華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為長今霍氏亦宜以前生為兄焉

一產六人

老彭姓籛名鏗顓頊玄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氏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脇而出者六人其老彭封于韓大彭之墟卽彭城也至殷末世年巳七百餘歲而不衰其後子孫遂以封國為氏

四乳八子

論語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注云四乳而生八子

背坼生禹

鯀納有莘氏修巳背坼生禹

胷坼生契

商神女簡狄胷坼生契

摩邪脇生

摩邪夫人脇生釋伽佛

王氏脇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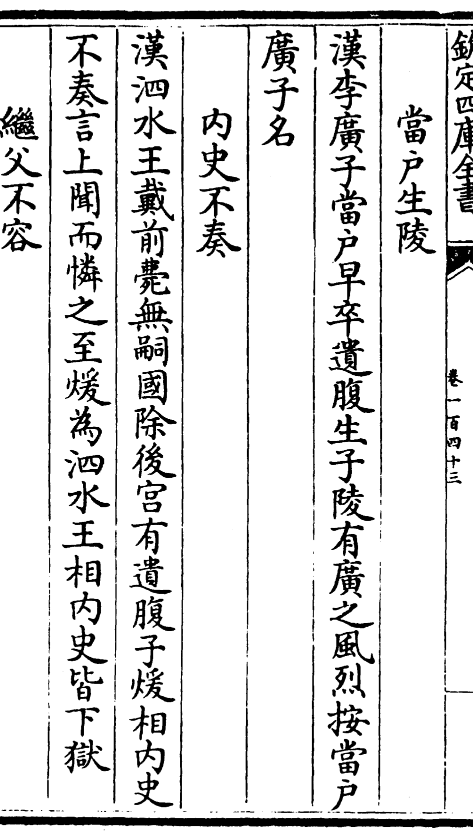
魏黄初間汝南屈雍婦王氏從右脇生男

遺腹子

淮南子曰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

趙朔生武

見義士



當户生陵

漢李廣子當户早卒遺腹生子陵有廣之風烈按當户廣子名

内史不奏

漢泗水王戴前薨無嗣國除後宫有遺腹子煖相内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至煖為泗水王相内史皆下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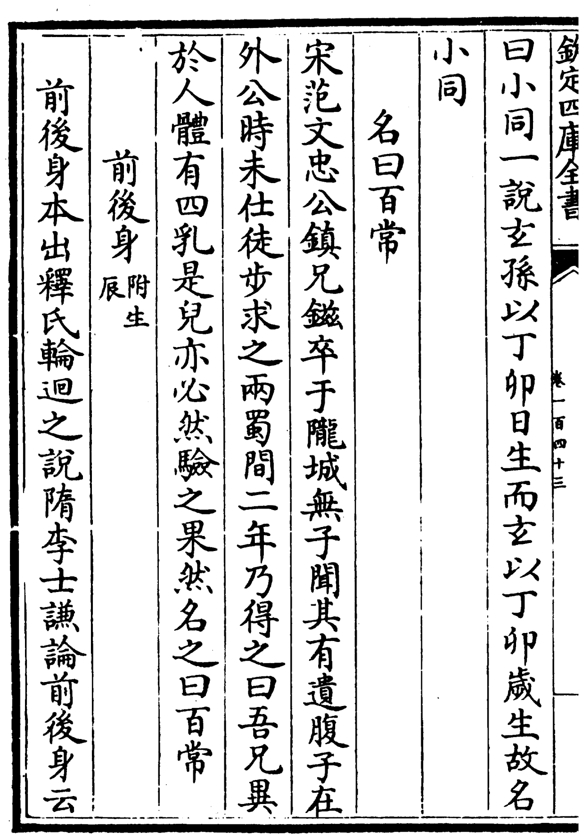
繼父不容

東軒筆録宋杜祁公衍越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母

有二子不孝其母改適河南錢氏公年十五六其二兄以為其母匿私財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劒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其重橑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南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給

名曰小同

東漢鄭玄之子益恩為孔融吏舉孝廉融被圍往赴難被賊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



曰小同一說玄孫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小同

名曰百常

宋范文忠公鎮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驗之果然名之曰百常

前後身 附生辰

前後身本出釋氏輪迴之說隋李士謙論前後身云

容有不信佛家報應者士譏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耶佛經云轉輪五道此賈誼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也若鯀為黃熊杜宇為鶗鴂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猿黃母為黿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容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為樗櫟者士譏曰此不類之說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容亦不能難

探得弄環

晉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知李氏子則羊祜前身也

識取弄刀

冥祥記向靖有女數歲而亡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後又産一女年四歲曰前時刀子何在

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何云無也靖覔數刀合置一處令女自識女子大喜卽取先所奪者

五歲落井

後蜀文澹生五歲謂母曰有五色香囊在杏林中往取得之乃澹前生五歲失足落井今再生也

九歲墮井

晉鮑靜字太原年五歲語父母云兒本是李家兒九歲墮井而死父母訪之皆驗

彌勒後身

唐御史郭弘霸稱武后乃彌勒佛後身又蔡寛夫曰白樂天晚極喜李義山詩嘗謂我死得為爾子足矣後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字之既長略無文性温庭筠嘗戲之曰以爾為樂天後身不亦忝乎然義山詩有衮師我嬌兒美秀乃無匹之譽何也

沙門前身

洞冥記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采曰使我後

生得為此人子願亦足矣後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絶國珠貝素所未見卽識其名咸謂沙門乃前身也

靈運來謁

玉壺清話江南邊鎬初生父忽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願託君為父子鎬生貌類夢中所見者小字康樂及冠頼秀嗣主累用之平建州克湘潭號為邊羅漢

僧孺來謁

宋劉沆字沖之吉州人曾祖景洪居復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沆母夢牛相公來見而生沆沆仁宗時參知政事

非熊再生

唐姑蘇顧況字逋翁有子非熊暴亡況追悼哀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冥官皆憫之斷令再生況家三歲能言冥間及父苦吟之事弟妹小名悉遍呼

之

鄧禹復生

宋范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故漢將鄧禹也祖禹以是日生因以祖禹為名初字夢得司馬温公以傳稱鄧禹篤行淳備改字淳甫

金粟如來

湖州伽葉司馬問李白是何人白以詩答曰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如相問金粟如來

是後身按青蓮居士太白自號也

玉源道君

青瑣劉沆赴舉有老人贈一聯云今年且跨窮驢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公曰何以知之叟曰公是羅浮山玉源道君公愧謝而去

葛川牧童

後唐李源京洛人父愷死安祿山之難源悲憤不仕不娶居杭州惠林寺者三十年與僧圓澤為友同至三峽

見一孕婦錦襠負罌而汲圓澤曰此其托身之所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吾當為之子後十三年中秋夜當與相見於杭州天竺寺是夜圓澤卒而婦人生一子源如期至天竺忽聞葛洪川畔有牧童隔水呼源乃圓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䰟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歌畢舞袖而去

泗州寺僧

陳雲嶠者泗州陳平章之孫也倜儻不羈人稱為陳顛

元至元五年為姚州同知就醫於杭寓赤山重陽日楊太史瑀邀張伯雨訪之偕遊水樂洞嶠自言前身泗州寺僧也戒行精嚴人呼為老佛一日呼侍者作血臓羮侍者曰老佛一世持齋何故思此老佛怒而去見陳平章曰我特索血臓羮平章亦以持齋為勸老佛怒曰原來也是不了事漢平章不得已作羮啖之歸寺別大衆而作偈曰撞開平屋三層土踏破長淮一片氷趺坐而逝舁龕至淮河時氷合已乆荼毗之際一聲大震河氷自

裂陳平章閒坐廳事恍見老佛入堂中追問之則曰子舍巳報誕子卽我也

玉京侍郎

見天

玉華侍郎

夷堅志莆田方朝散宋政和中為歙縣宰病厥三日而蘇歷言所見云有女童迎至一城樓閣明煥金字書其門曰玉華之宮正中殿設榻使就坐俄有道士直前再

拜曰碧落洞玉華宫莫真君敬問先生先生昔有隂功上帝召見白玉樓試文一首帝覽之大喜拜為玉華侍郎有過下遷羣玉外監與侍女宋道華泛舟有人間夫婦之想謫墮人世生閩中莫真君乃代先生為侍郎者

和尚託宿

志林蘇子由在高安聽禪師夢與子由同迎真戒禪師東坡至云某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陜右又云妣方孕時夢一僧瘠而眇來託宿聰驚曰真戒禪師陜右

人失一目暮年棄五祖終於大愚逆數益五十年矣後東坡謫英州與僧書曰戒和尚又鑿脫也

武夷託生

見誕子

野狐入塚

廣異記唐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狐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狐卽奴身也見鷹走入古塚後為獵人繫殪見閻羅

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為乞人子苦饑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

大蛇盤鼓

東齋記事宋蔡君謨知福州有疾累日夢登鼓角樓凭鼓而卧通判詰不打三更鼓角將對曰夜有大蛇盤鼓上驚遂不去可畏因此避之遂至違更君謨疾愈與通判言之人遂以君謨為蛇精又唐明皇問葉法喜云張

果老是何人曰混沌初分時白蝙蝠精也

沈鉠舊朋

宋嘉祐中沈遘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以行策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明日沈鉠之子過此吾輩又有一畨勞苦一曰沈鉠蚤有子知杭州耶因悲咽欷嘆衆潛審其言氣非俗流使人跡之乃堰下之牛有墮淚者衆乃嘆息曰安知此牛非沈鉠之舊朋

乎

秋壑蒼頭

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卽賈似道故宅也日晚徙倚門外忽一女子綠衣雙鬟年可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源問曰姐姐家何處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爲鄰君自不識耳源遂留之宿明旦辭去夜則復來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慙色數日不來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

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

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

但宴數當然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子曰兒故宋平

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奕棋年十五以

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奕是時

君為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

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綉羅錢篋乘暗投君

君亦以玳瑁脂盒為贈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謹莫

得其便後為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于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為人而兒猶在鬼籙言訖泣下源亦為之動容因謂女曰汝之精氣能乆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女卧病不起面壁而逝源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為僧

錢鏐轉世

宣和遺事宋高宗乃錢鏐轉世俱壽八十

德裕轉世

坦齋筆衡宋趙鼎乃唐李德裕轉世俱壽六十二冷齋夜話張方平乃瑯琊寺僧轉世梅谿文集王十朋乃族叔之師嚴伯威復生隆山雜誌史彌遠乃覺闍黎復生孫公談圃馮京先為五臺僧後身癸辛雜誌真西山乃草庵和尚後身

張衡後身

東漢張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相類人云邕是張衡後身

李白後身

宋郭祥正字功甫母夢李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謂曰天才如此真李白後身也又堯臣贈功甫詩曰在昔孰識汾陽王納官貰死義難忘今觀郭氏奇俊郎眉目真似攻文章死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姓羊

房琯前身

蘇東坡詩序唐房琯為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

婁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身之為永禪師也

顧總前身

唐牛僧孺幽怪録顧總為縣小吏數被縣尹鞭箠因逃墟墓之間有二黄衣曰劉君頗憶昔日周旋否僕二人乃王粲徐幹君前身是劉禎因出袖中書曰此君集也總覽了然明白乃攜集見尹尹大驚曰不可使公幹為小吏即以賓禮待之時謂死劉禎猶能庇生顧總

孔子生辰 巳下生辰

按左傳止載孔子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不載其生公羊傳止載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又不載其卒史記載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一月庚子生哀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家語謂卒年七十二或謂卒日乃乙丑非己丑也葢乙丑乃四月十八日若己丑則五月十二矣索隱又曰若孔子以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卒為七十四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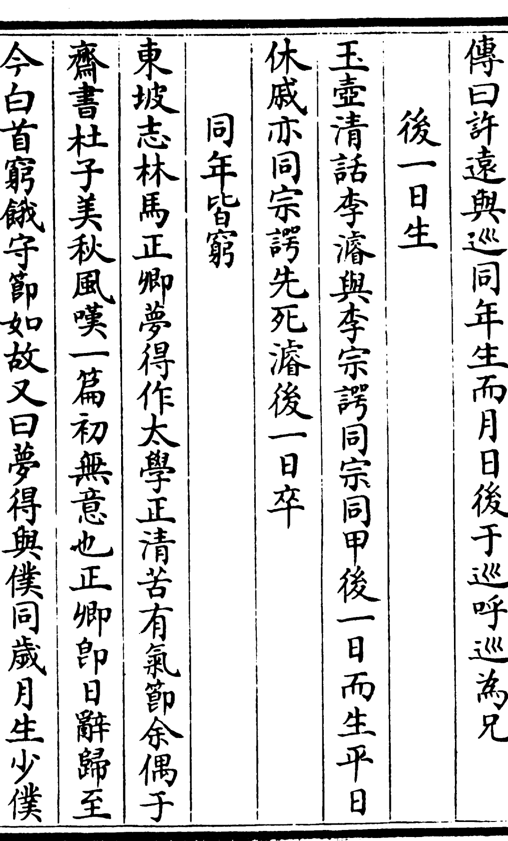
年七十三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余昔遊金陵邂逅孔子六十代孫承先者持所誌孔子像授余內稱至聖先師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月庚子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卒於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卽今之二月十八日也余以為先師生卒年月日時出自其子孫相傳者當得其真則所謂二十一年十一月生與巳丑日卒者非矣

孟子生辰

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即今二月二日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也年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葢有自來矣

小一月生

曹操責孫權質子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母前定議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汝其兄事之公瑾周瑜字伯符孫策字又韓愈作張巡



傳曰許遠與巡同年生而月日後于巡呼巡為兄

後一日生

玉壺清話李濬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而生平日休戚亦同宗諤先死濬後一日卒

同年皆窮

東坡志林馬正卿夢得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余偶于齋書杜子美秋風嘆一篇初無意也正卿卽日辭歸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又曰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

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為窮之冠即吾二人觀之尤當推夢得為首

同庚俱貴

聞見錄王仲儀與呂寶臣俱以丁未生仲儀年三十餘以龍圖閣待制知渭州時西方有警令三帥選差神龍衛千兵送行并候吏騶御之盛前此未有也時呂申公在相位仲儀往別申公申公顧左右喚十二郎來即寶臣也公曰仲儀與汝同庚今擁千兵擢元帥汝猶為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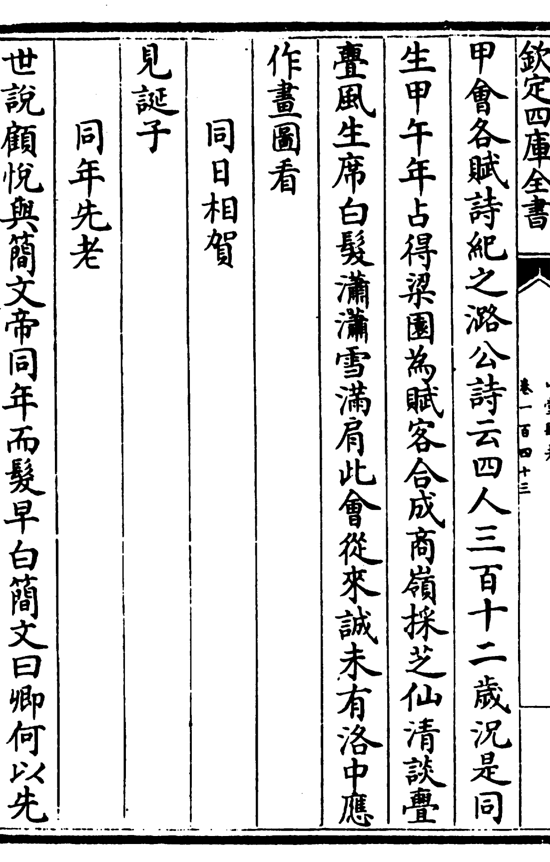
庫也仲儀既去申公徐謂寶臣曰汝無羨後十年卻于汝手作差遣至治平初寶臣擢樞密副使仲儀復以端明殿學士為渭帥

同庚齊名

東漢質帝紀鍾瑾與李膺同年俱有聲名

同甲作會

宋文潞公居洛日年七十八同時中散大夫程珦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致仕席汝言年皆七十八嘗為同



甲會各賦詩紀之潞公詩云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
生甲午年占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亹
亹風生席白髮蕭蕭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
作畫圖看

同日相賀

見誕子

同年先老

世說顧悅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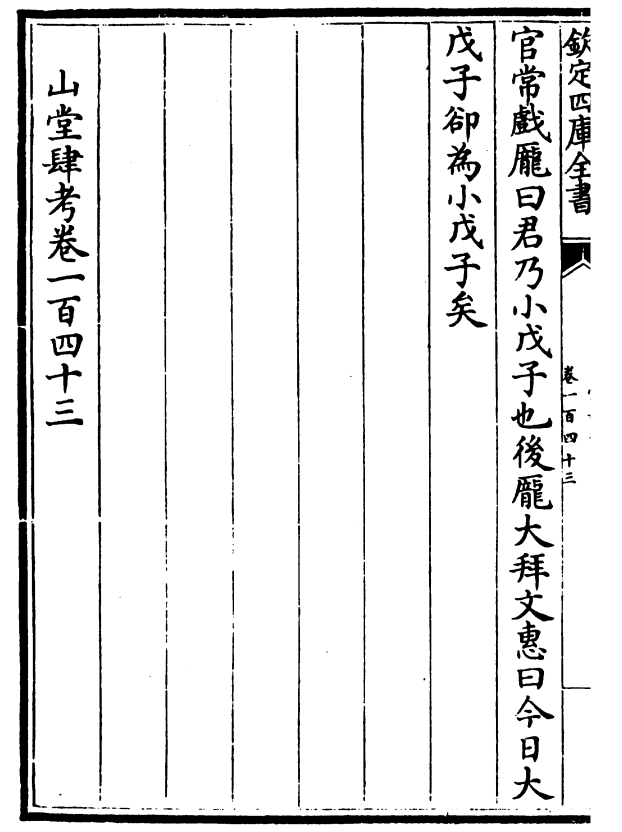
老答曰蒲栁之質望秋先零松栢之姿經霜轉茂

雌甲辰

雞跖集裴晉公有遺以槐癭者郎中庾威在坐曰此是雌樹生者公偶問郎中年甲對曰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故宋周子充謝許監丞壽詩啓曰庾威雌甲辰敢攀壽雋公瑾小一月適契吾宗

小戊子

東軒筆録程文惠與龎公同戊子生程巳貴龎尚為小



官常戲龎曰君乃小戊子也後龎大拜文恵曰今日大戊子卻為小戊子矣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三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四　　明　彭大翼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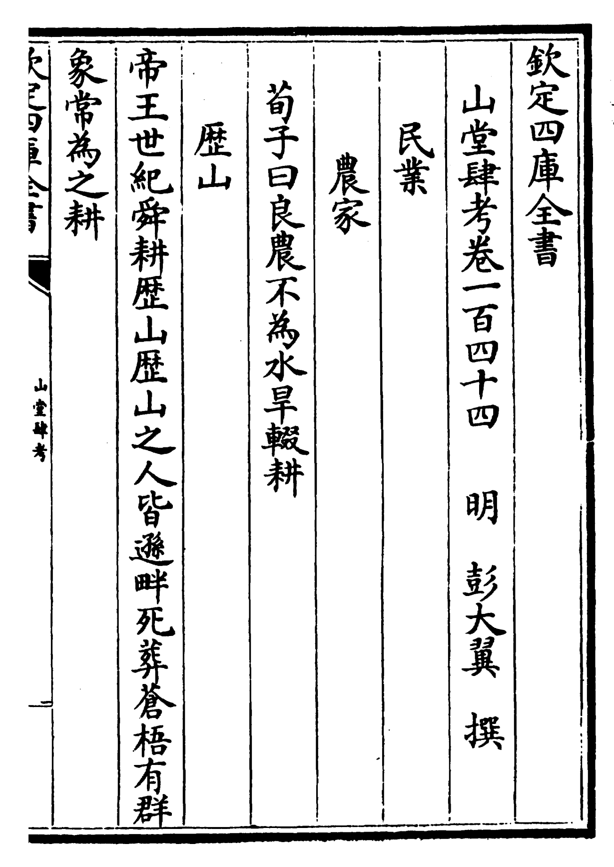
民業

農家

荀子曰良農不為水旱輟耕

歴山

帝王世紀舜耕歴山歴山之人皆遜畔死葬蒼梧有群象常為之耕



莘野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

饁彼南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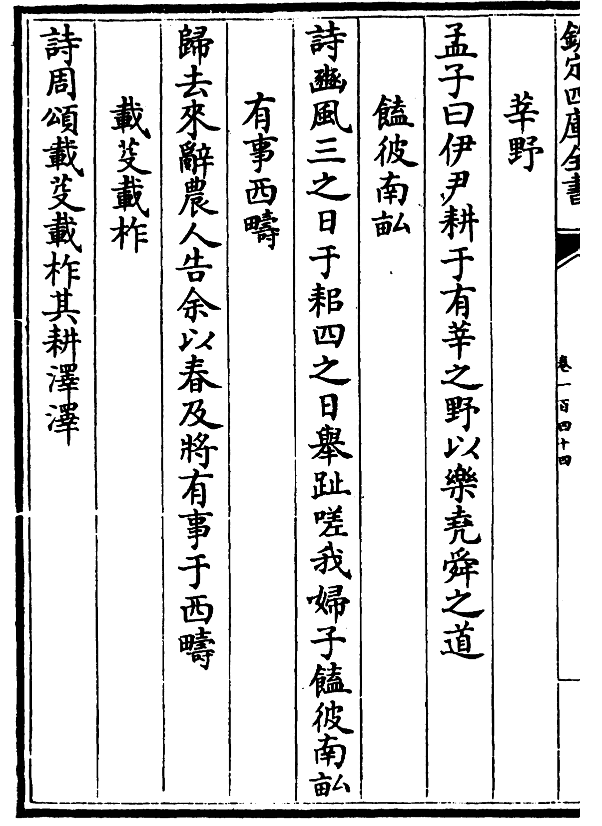
詩豳風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嗟我婦子饁彼南畒

有事西疇

歸去來辭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

載芟載柞

詩周頌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是穮是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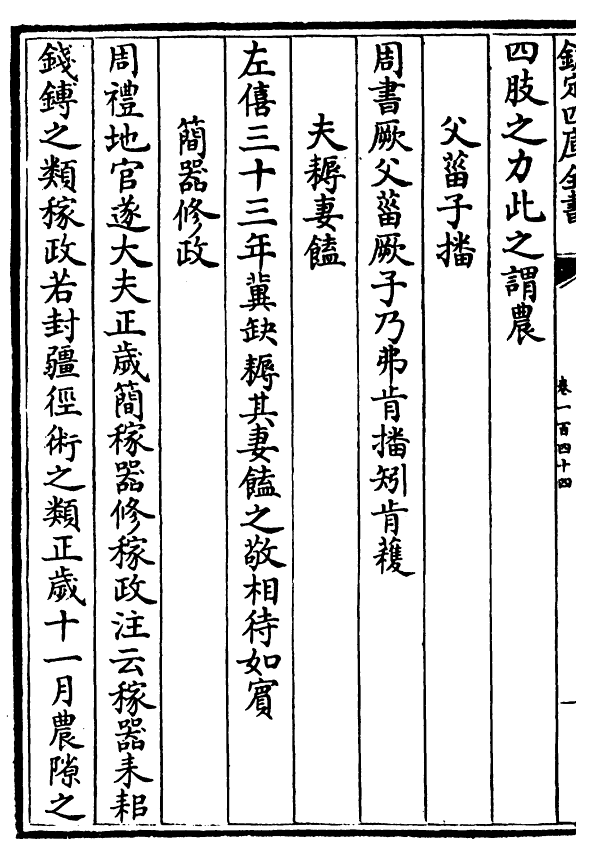
左昭元年趙文子曰我將以信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庤錢鎛

詩周頌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注云庤具也錢銚鎛鉏皆田器也

服襏襫

管子曰首戴茅蒲身服襏襫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



四肢之力此之謂農

父菑子播

周書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夫耨妻饁

左傳三十三年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簡器修政

周禮地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注云稼器耒耜

錢鎛之類稼政若封疆徑術之類正歲十一月農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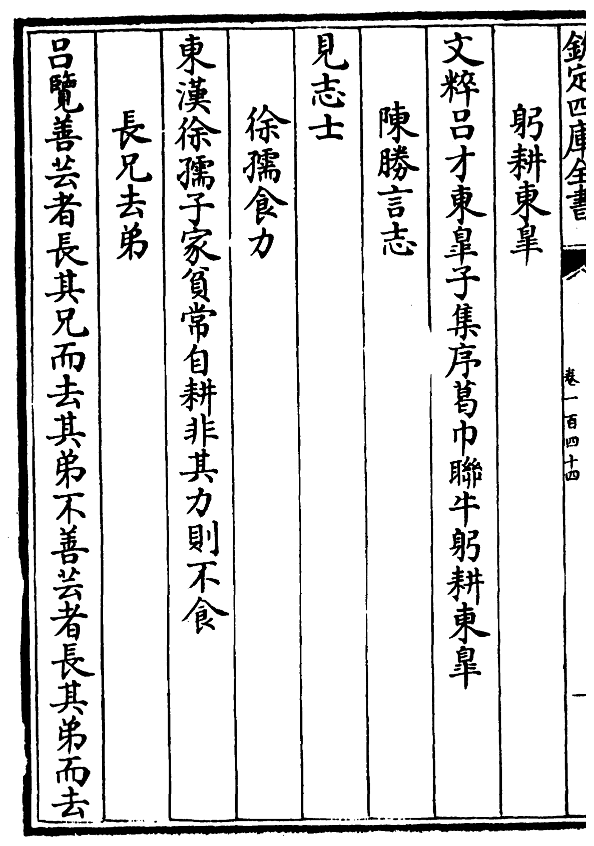
時則簡之修之

解凍暴背

戰國策頓弱言于秦王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

躬耕南陽

見隱士



躬耕東皐

文粹呂才東皐子集序葛巾聯牛躬耕東皐

陳勝言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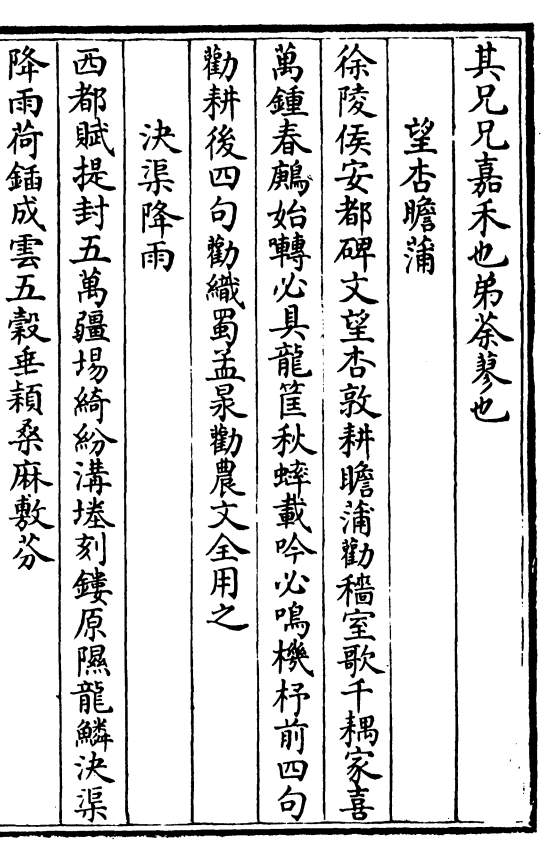
見志士

徐孺食力

東漢徐孺子家貧常自耕非其力則不食

長兄去弟

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不善芸者長其弟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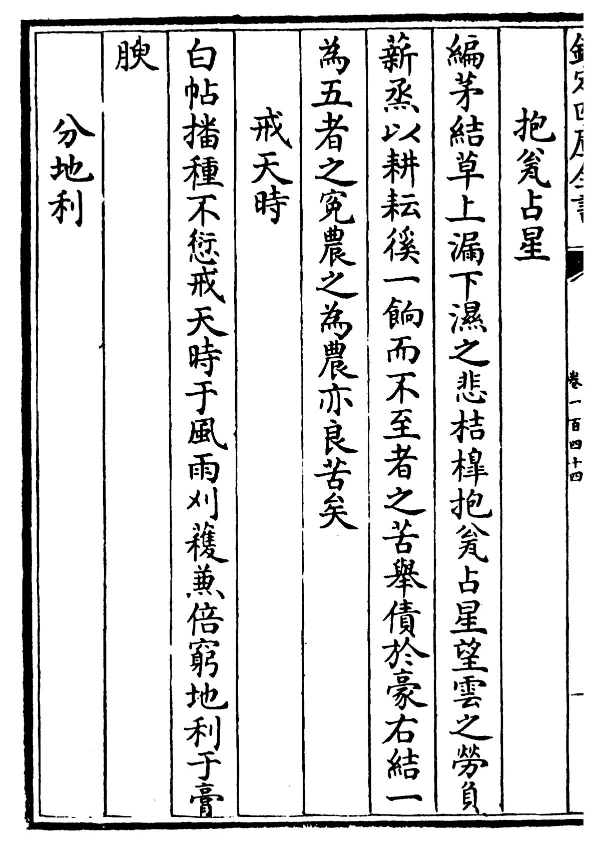
其兄兄嘉禾也弟荼蓼也

望杏瞻蒲

徐陵侯安都碑文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春鶊始囀必具龍筐秋蟀載吟必鳴機杼前四句勸耕後四句勸織蜀孟昶勸農文全用之

決渠降雨

西都賦提封五萬疆埸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锸成雲五穀垂頴桑麻敷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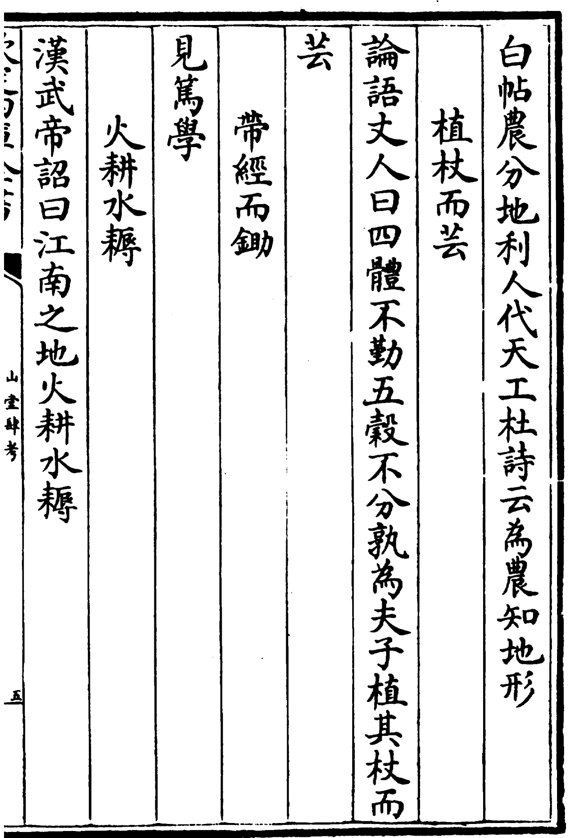
抱甕占星

編茅結草上漏下濕之悲桔槔抱甕占星望雲之勞負薪烝以耕耘徯一餉而不至者之苦舉債於豪右結一為五者之冤農之為農亦良苦矣

戒天時

白帖播種不愆戒天時于風雨刈穫兼倍窮地利于膏腴

分地利



白帖農分地利人代天工杜詩云為農知地形

植杖而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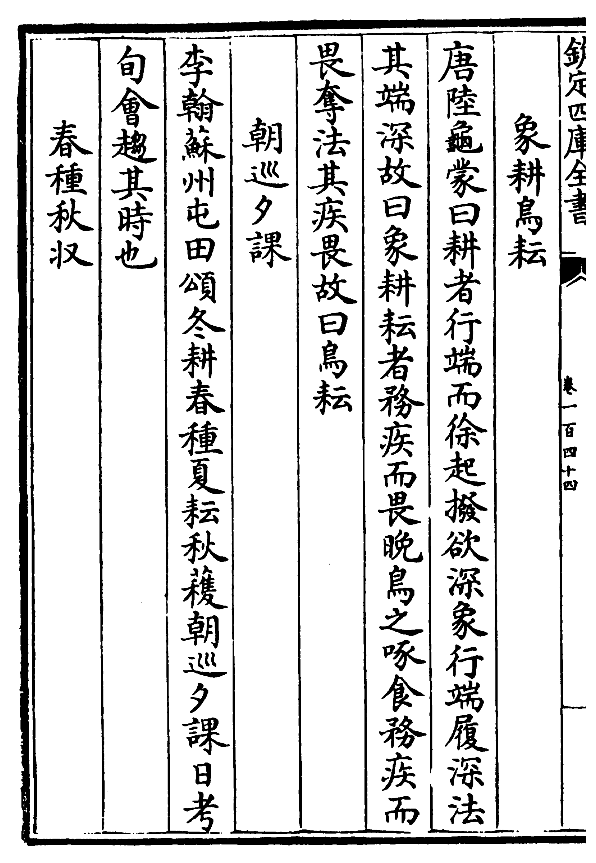
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帶經而鋤

見篤學

火耕水耨

漢武帝詔曰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象耕鳥耘

唐陸龜蒙曰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象行端履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

朝巡夕課

李翰蘇州屯田頌冬耕春種夏耘秋穫朝巡夕課日考旬會趨其時也

春種秋収

唐李紳字公垂作憫農詩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飱粒粒皆辛苦呂温誦之曰此人必作宰相後果如其言

手足胼胝

韓詩外傳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耶色未順耶辭不遜耶按胼皮堅也

胝足繭也

頭面枯黑

宋張舜民打麥歌田家以苦乃為樂敢憚頭枯面焦黑

趙至投書

晉人趙至聞其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

馮道遺冊

五代馮道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入朝任

贊劉岳在後道行數步必反顧贊問岳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冊耳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遷岳秘書監

蠶家

圖經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氏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母以誓衆之

言告之父曰誓于人不誓于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皮于庭皮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于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宫仙嬪矣無復憶念也今塚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宫觀皆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焉又蠶書飼蠶勿

用雨露濕葉蒸蠶惡濕故也今俗飼蠶以葉曬之欲其匀厚故古者王親耕三推而止后親蠶三曬而止

祭西陵氏

黃帝元妃西陵氏嫘祖始教民育蠶治絲以供衣服後世祀為先蠶周官内宰詔皇后蠶于北郊齋戒享先蠶及禮記皇祀祭先蠶西陵氏是也

祀苑窳婦

漢禮儀志春蠶生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于箔以

中牢羊豕祭蠶神苑窳婦人寓氏公主也苑窳一作苑
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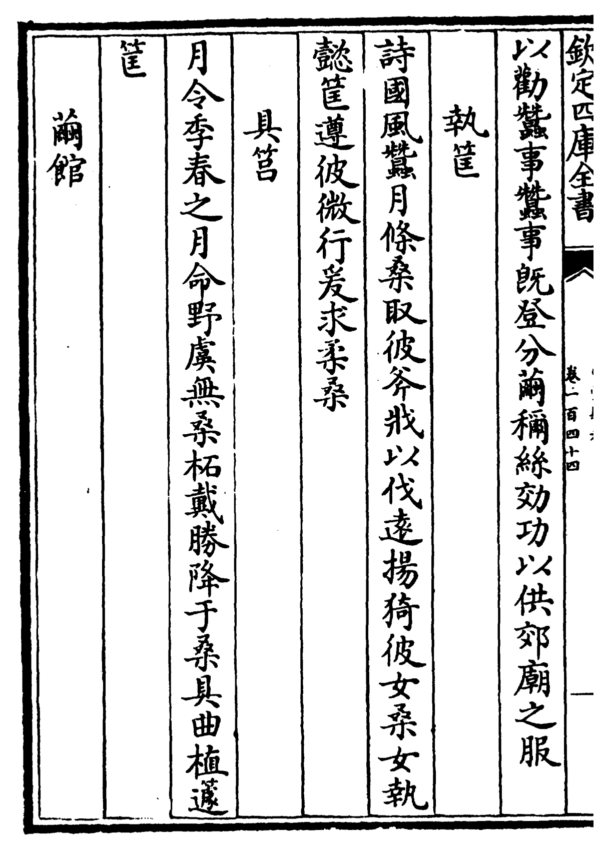
浴種

周禮夏官馬質掌質馬禁原蠶蓋蠶與桑同生于三月
故曰春蠶原蠶謂之再蠶一名䖝蠶俗又呼為夏蠶先
王之法禁焉淮南子云原蠶再登非不利也然王法禁
之謂其殘桑周禮鄭注天文房為天駟辰則大火蠶書
蠶為龍精日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

兩大禁原蠶者為其傷馬也故埤雅謂禁原蠶者非特護桑又以害馬故耳又術家末僵蠶傳馬口卽不能嚙草益其氣類自然相感舊祀先蠶為馬祖事本於此為馬祈福謂之馬祖為蠶祈福謂之先蠶是馬與蠶同其類耳今人以鹽沃蠶種謂之腌蠶其蠶為上不沃者次之名曰火蠶

秤絲

禮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



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供郊廟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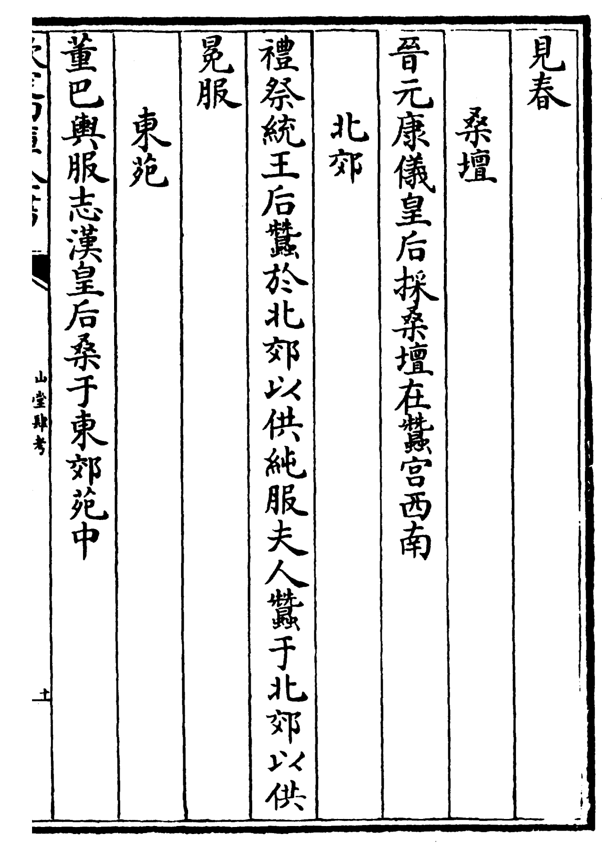
執筐

詩國風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具筥

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無桑柘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

繭館



見春

桑壇

晉元康儀皇后採桑壇在蠶宮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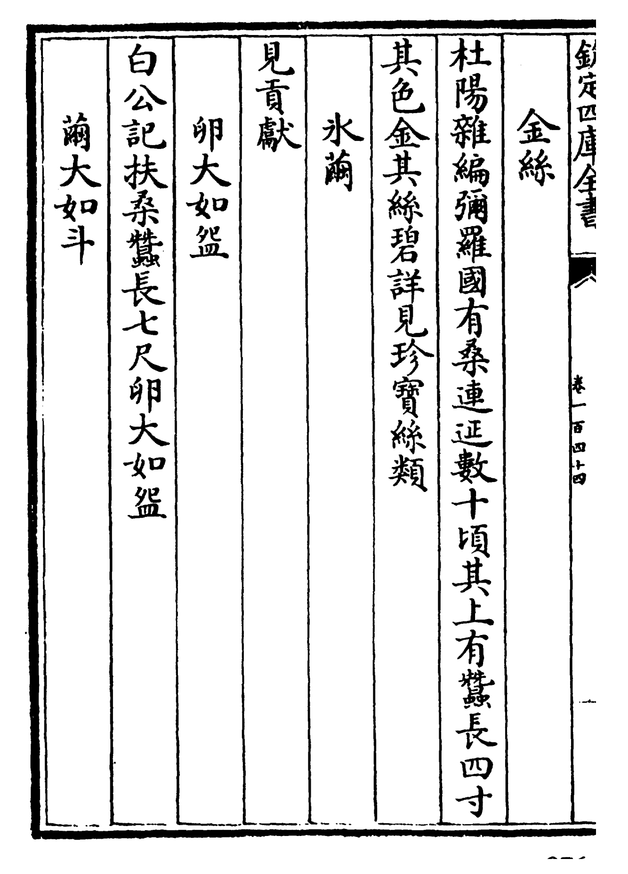
北郊

禮祭統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夫人蠶于北郊以供

冕服

東苑

董巴輿服志漢皇后桑于東郊苑中



金絲

杜陽雜編彌羅國有桑連延數十頃其上有蠶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詳見珍寶絲類

冰繭

見貢獻

卵大如盌

白公記扶桑蠶長七尺卵大如盌

繭大如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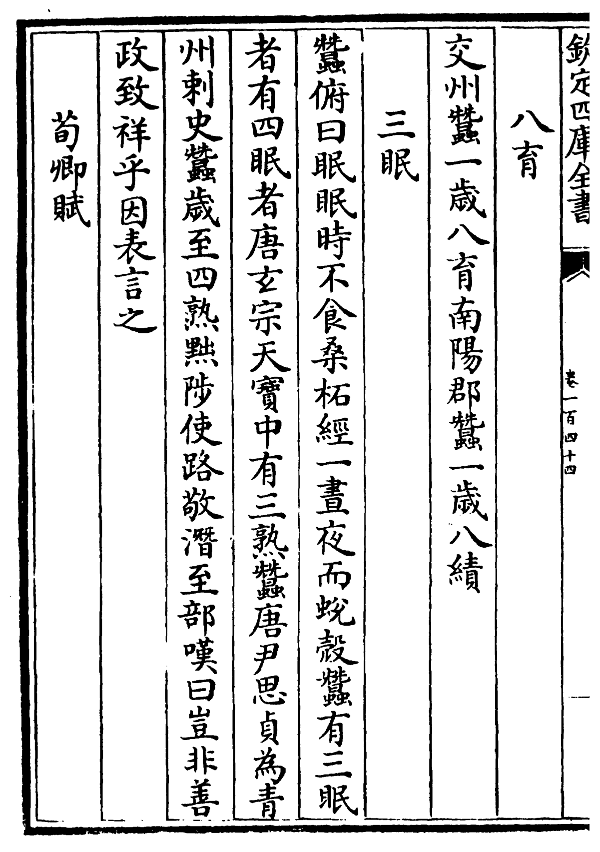
孔帖大軫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于池塘中始生如蚊睫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蠶經十五日卽入荷中作繭繭成其大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以織神錦故人謂之靈泉絲

食礬

蠶食礬石而肥鼠食礬石而死

飼柘

蠶書以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絃清明響亮過于凡絲



八育

交州蠶一歲八育南陽郡蠶一歲八績

三眠

蠶俯曰眠眠時不食桑柘經一晝夜而蜕殻蠶有三眠者有四眠者唐玄宗天寶中有三熟蠶唐尹思貞為青州刺史蠶歲至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嘆曰豈非善政致祥乎因表言之

荀卿賦

荀卿蠶賦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理夏生而惡暑喜溫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是之謂蠶理唐陸龜蒙賦序荀卿有蠶賦楊泉亦為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禍于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

王建詞

王建蠶簇詞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願爾稠女灑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團先將

新璽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

商賈

史記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聚貨

易繫辭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葢取諸噬嗑

通財

天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通貨財

以有易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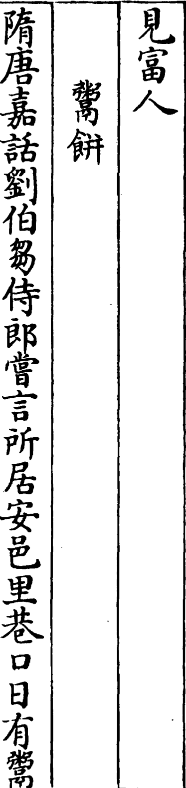
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

販賤賣貴

史記呂不韋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販脂

見富人



鬻餅

隋唐嘉話劉伯芻侍郎嘗言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壚起早一旦召之與語貧窘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曰取胡餅以償之欣然持鏹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之聲謂其逝矣及呼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麤不暇唱渭城矣伯芻曰吾思為官亦然因成大噱

資皮資絺

越語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注資取也賈人買賤賣貴故夏取皮而冬取絺旱取舟而水取車也

列隧列肆

左太沖賦市廛所會萬商之川列隧百重列肆巨千

所出有錄

計然者濮上人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南游越范

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方物錄著四方所出

到處輒留

東漢耿舒與兄弇書曰馬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

止是以失利又東坡詩甘作賈胡留注云賈胡胡人為

商者到一處輒停留而不行以此不得利

心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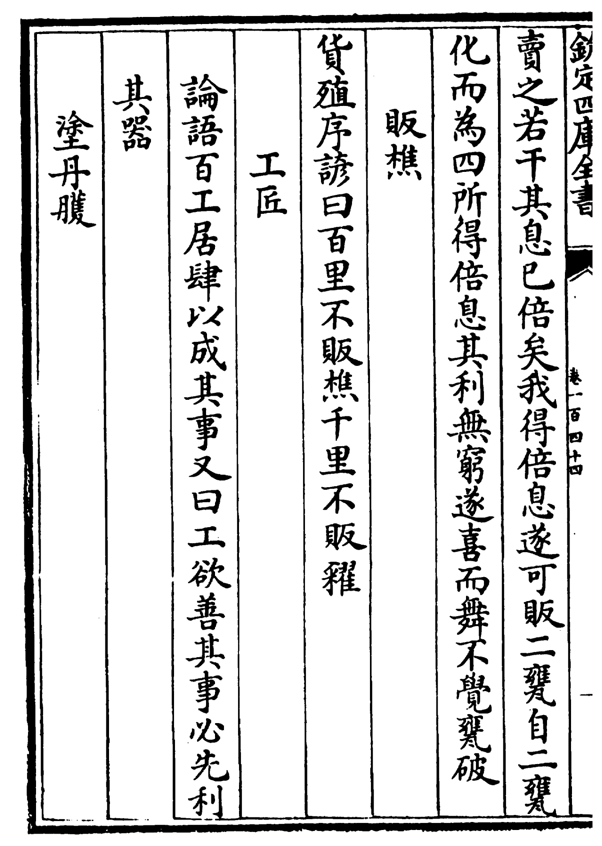
漢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注云以心計言不用籌筭也

目語

晉成伯陽市賦巷列千所羅居百族則能目語額瞬談智于尺寸之間窺窬于毫釐之際

賣甕

小說貧人止能辦販隻甕之資夜宿甕中心計曰此甕



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販二甕自二甕化而為四所得倍息其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甕破

販樵

貨殖序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工匠

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塗丹雘

周書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成方圓

孟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飭材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注云八材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也

辨品

周禮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人器注云審察五材方面形勢曲直之宜以治之

礱椽

國語趙文子為室斵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斵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斵之士首之借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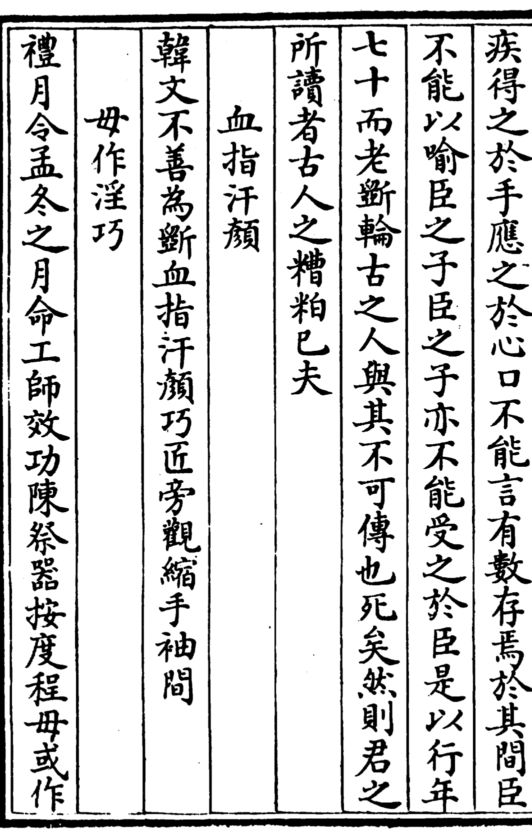
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聾者不仁者之為也注云聾磨也速去速也

畫墁

孟子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

得手應心

莊子曰齊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



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斵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血指汗顔

韓文不善為斵血指汗顔巧匠旁觀縮手袖間

毋作淫巧

禮月令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

為淫巧以蕩上心

期不陁陊

張平子西京賦北闕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陁陊注云言皆程擇好匠令盡致其功夫既牢又固不傾陊也

不視美材

莊子曰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

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也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毁以為門戶則液構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必求大木

孟子曰為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

木人能歌

列子曰穆王西巡狩還道有獻工人名偃師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王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之偃師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

假物也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王始悅而嘆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同功乎

木人為御

論衡魯班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關一發遂去不還

中鉤應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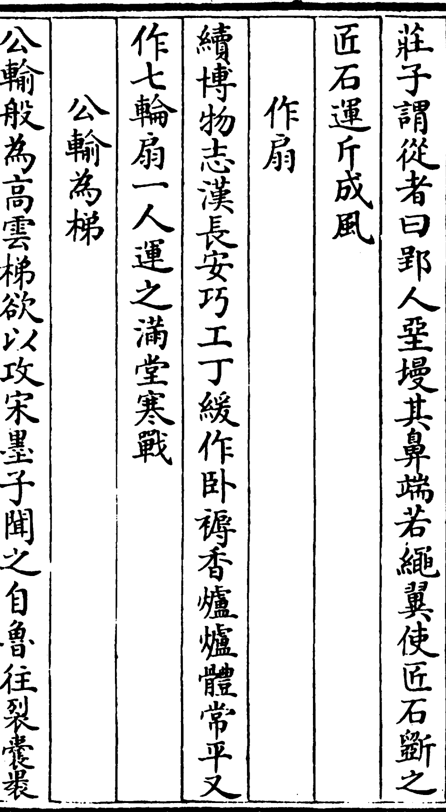
莊子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甘泉賦般倕棄其剞劂兮

王爾投其鉤繩注云剞劂鑿也鉤曲尺繩以準直

持引執丈

柳子厚梓人傳京兆尹將飾署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梓人左持引右執丈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丈曰斧彼執斧者趨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

運斤



莊子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繩翼使匠石斵之匠石運斤成風

作扇

續博物志漢長安巧工丁緩作卧褥香爐爐體常平又作七輪扇一人運之滿堂寒戰

公輸為梯

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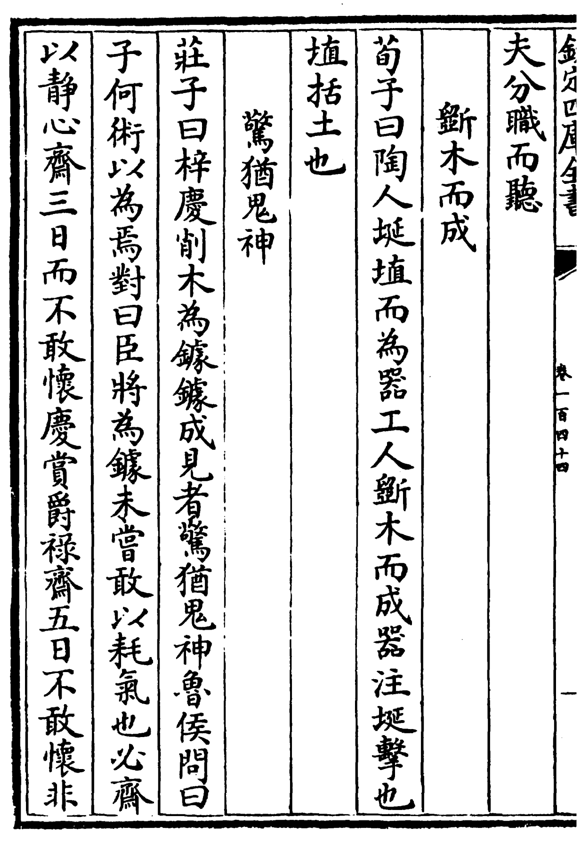
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城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具墨子縈帶守之公輸般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預浩造塔

歸田錄都料預浩工於造塔每卧則交手於胸為結構之狀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行于世

分事而勸

荀子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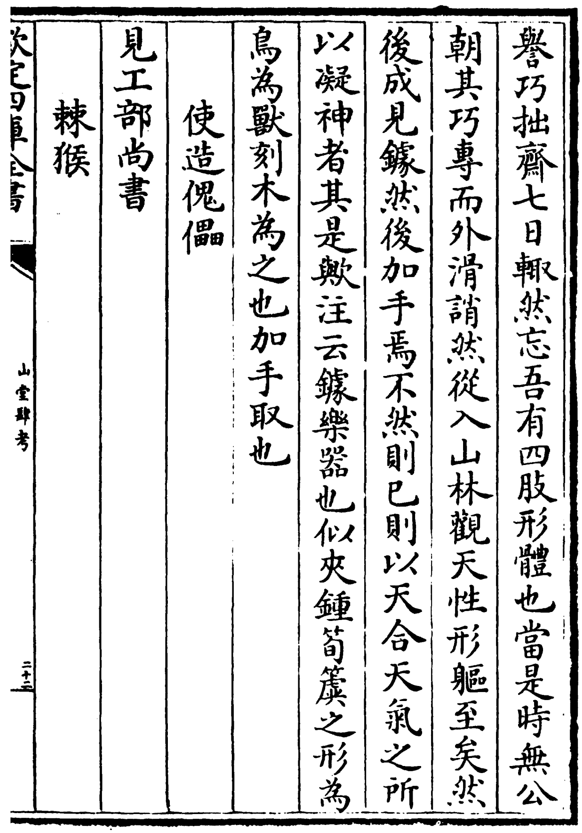
夫分職而聽

斵木而成

荀子曰陶人埏埴而為器工人斵木而成器注埏擊也埴粘土也

驚猶鬼神

莊子曰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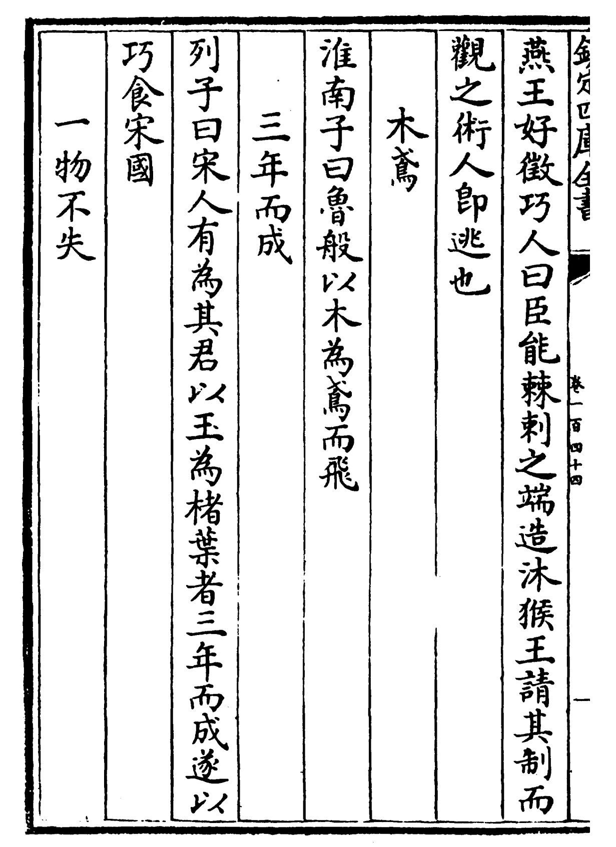


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誚然從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氣之所以凝神者其是歟注云鐻樂器也似夾鍾筍簴之形為鳥為獸刻木為之也加手取也

使造傀儡

見工部尚書

棘猴



燕王好微巧人曰臣能棘刺之端造沐猴王請其制而觀之術人即逃也

木鳶

淮南子曰魯般以木為鳶而飛

三年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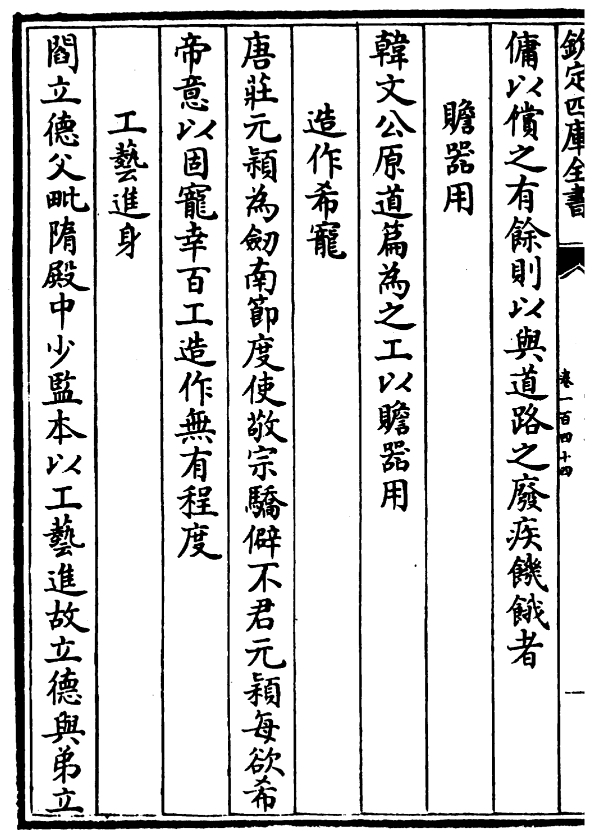
列子曰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遂以巧食宋國

一物不失

唐玄宗紀虢國夫人中堂既成召工圬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拔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以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復以金盆貯瑟瑟三斗以賞匠者

墁衣食

唐韓文公圬者王承福傳承福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喪其土田手墁衣食餘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



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饑餓者

贍器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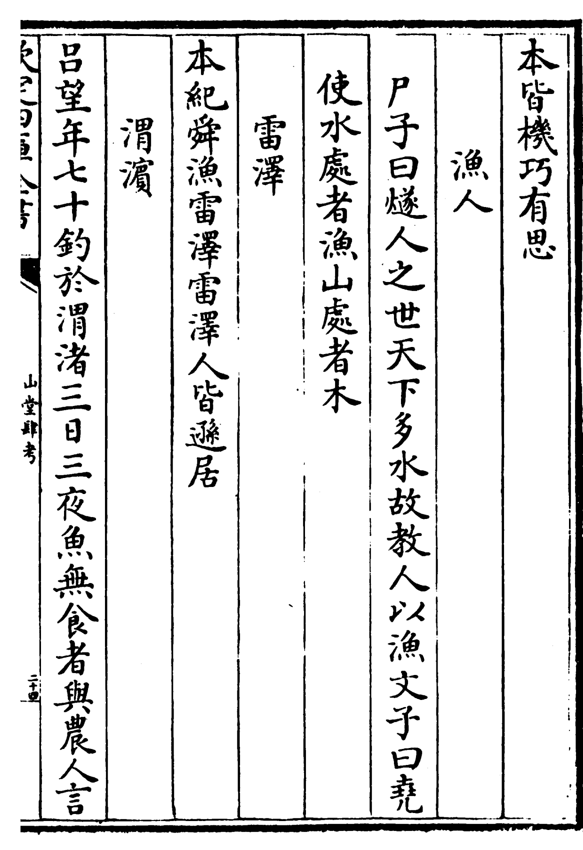
韓文公原道篇為之工以贍器用

造作希寵

唐莊元穎為劒南節度使敬宗驕僻不君元穎每欲希帝意以固寵幸百工造作無有程度

工藝進身

閻立德父毗隋殿中少監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弟立


本皆機巧有思

漁人

尸子曰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文子曰堯使水處者漁山處者木

雷澤

本紀舜漁雷澤雷澤人皆遜居

渭濵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

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刳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自此知其當貴又

六韜文王田于渭陽見呂望坐茅以漁

珠澤

穆天子北征舍于珠澤以釣於流水

旋溪

陽陵子明釣於旋溪得白龍子明拜謝放之後得白魚

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三年白龍來迎之

鼓枻

屈原漁父辭漁父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得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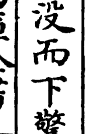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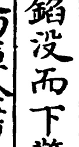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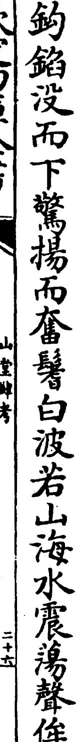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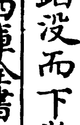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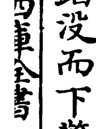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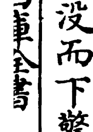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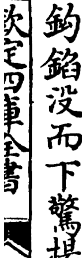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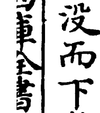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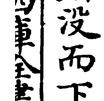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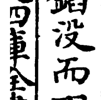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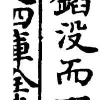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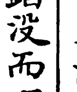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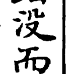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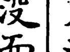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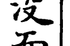
陶侃少時漁于雷澤嘗撒網得一織梭挂于壁有頃雷雨梭化為龍而去

餌鮦

孔叢子曰子思居衛衛人釣于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難得者子如何得之對曰吾一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餌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子思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禄

釣鼇

列子曰歸墟中有五山帝使巨鼇十五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國之大人一釣連六鼇於是二山流于北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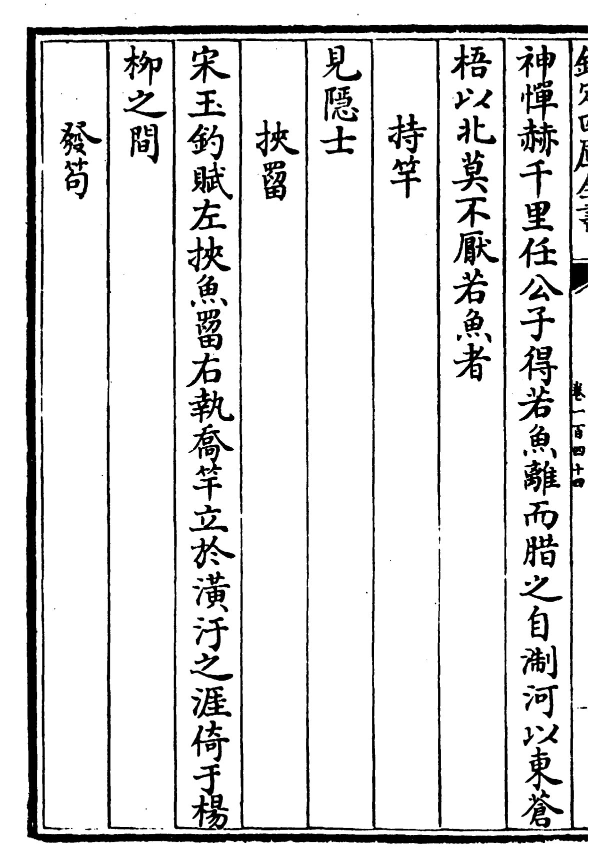


芒針為鉤

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荆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川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

巨緇為餌

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



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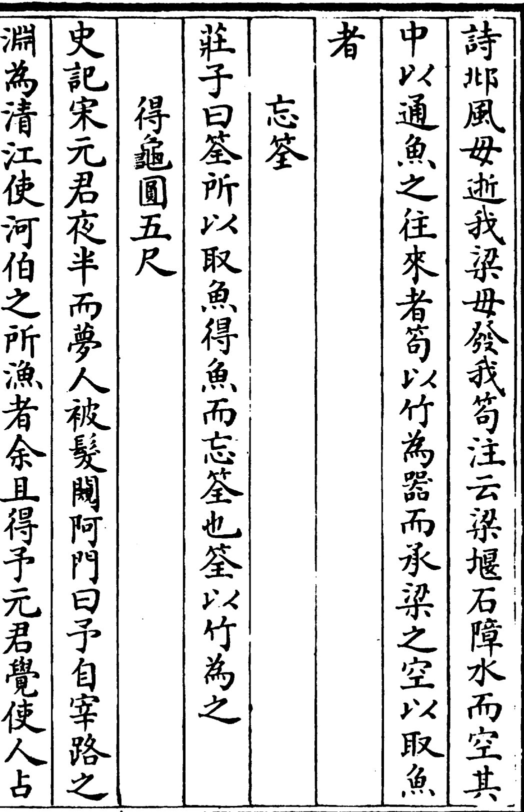
持竿

見隱士

挾罶

宋玉釣賦左挾魚罶右執喬竿立於潢汙之涯倚于楊柳之間

發笱



詩邶風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注云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

忘筌

莊子曰筌所以取魚得魚而忘筌也筌以竹為之

得龜圓五尺

史記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

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宋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入也

得蛟長三丈

拾遺記帝嘗以季秋之月泛衡瀾靈鶂之舟窮晷繼夜釣於臺下以香金為鈎霜絲為綸丹鯉為餌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虵無鱗甲帝曰非珍祥也命大官為鮓肉紫骨青味色香美

不避蛟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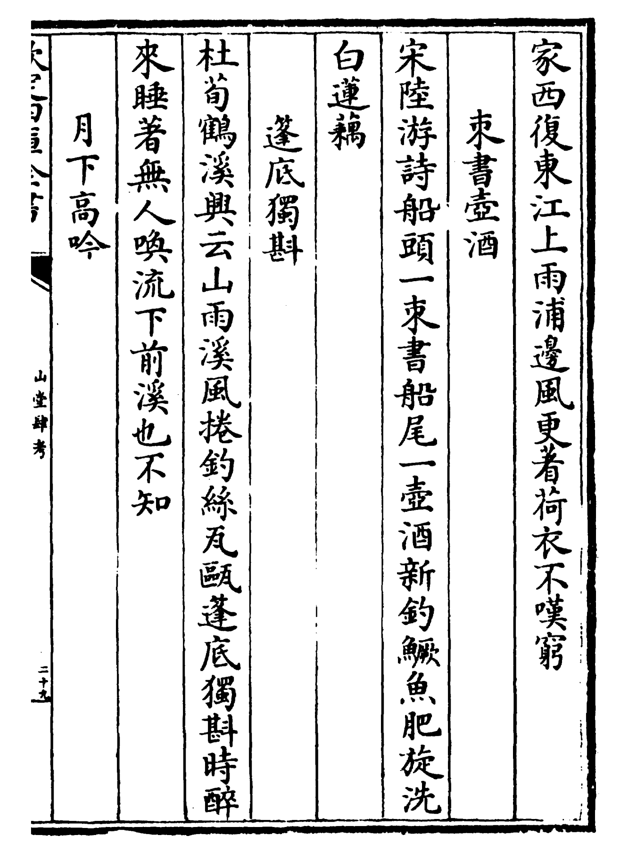
莊子曰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

不言姓氏

唐時楚江有漁者換酒飲醉輙自歌舞不言姓氏江陵守崔鉉見而問之曰君之漁隱者之漁耶漁者之漁耶漁者曰昔姜子牙嚴子陵皆以為隱者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漁釣其名耳

青篛緑蓑

唐張志和自稱烟波釣徒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有漁歌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篛笠緑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又曰雲溪灣裡釣魚翁舴艋為


家西復東江上雨浦邊風更着荷衣不嘆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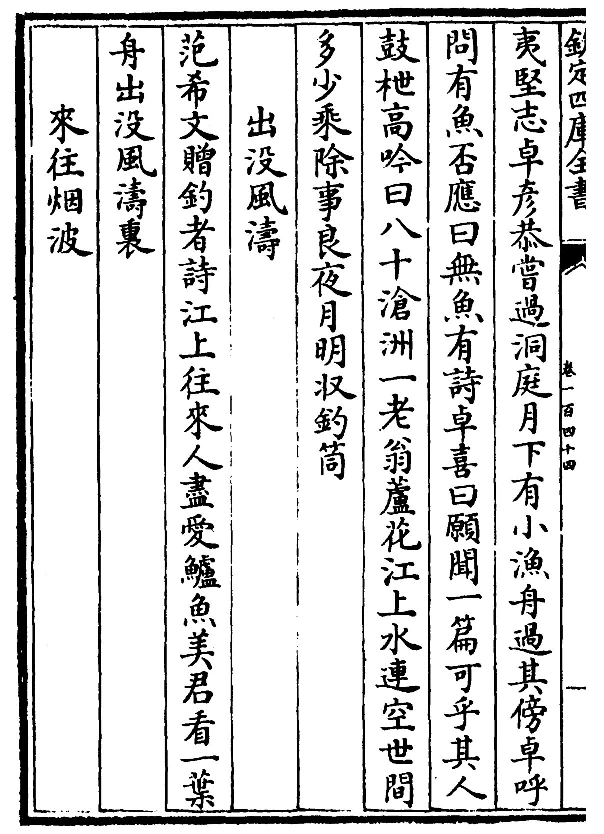
束書壺酒

宋陸游詩船頭一束書船尾一壺酒新釣鱖魚肥旋洗白蓮藕

篷底獨斟

杜荀鶴溪興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

月下高吟



夷堅志卓彦恭甞過洞庭月下有小漁舟過其傍卓呼問有魚否應曰無魚有詩卓喜曰願聞一篇可乎其人鼓枻高吟曰八十滄洲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収釣筒

出没風濤

范希文贈釣者詩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没風濤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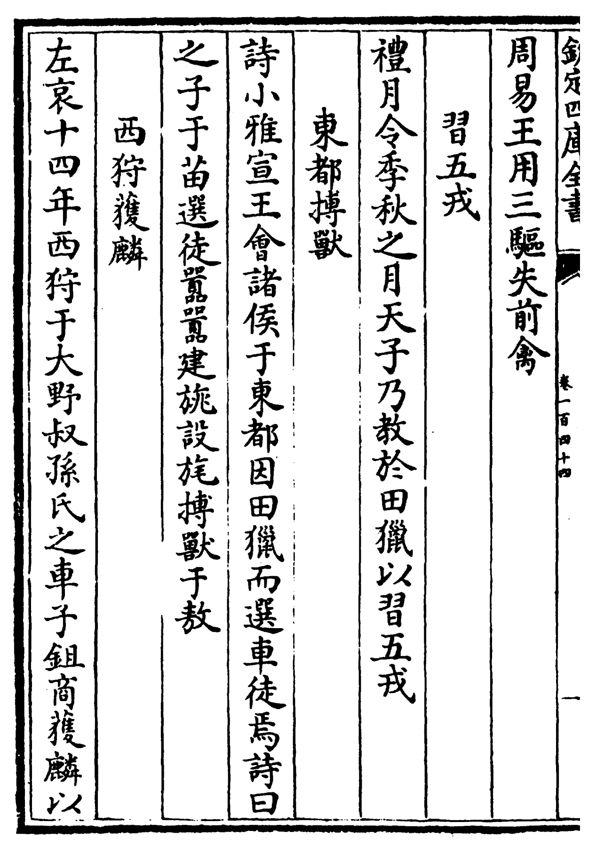
來往烟波

鄭谷釣翁詩來往烟波非定居生涯蓑笠外無餘閒垂兩鬢任如鶴祗把一竿時釣魚月浦扣船歌皎潔雨蓬偎岸卧蕭疎行人誤話金張貴笑指北邙丘與墟

獵人

爾雅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注云蒐為搜索取不任者苗為苗稼除害獮為順殺氣狩為得獸取之無所擇

用三驅



周易王用三驅失前禽

習五戎

禮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東都搏獸

詩小雅宣王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詩曰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西狩獲麟

左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

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發豝殪兕

詩小雅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此美宣王田也

射麋格麟

子虛賦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格麟

詫楚

司馬相如子虛賦楚使子虛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之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烏有先生曰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内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為誇哉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竊為足下不取也

誇胡

揚雄長楊賦序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兎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注云阹遮禽獸圍陣也

襢裼暴虎

詩鄭風襢裼暴虎獻于公所

詭遇獲禽

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十旬弗反

夏書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三月不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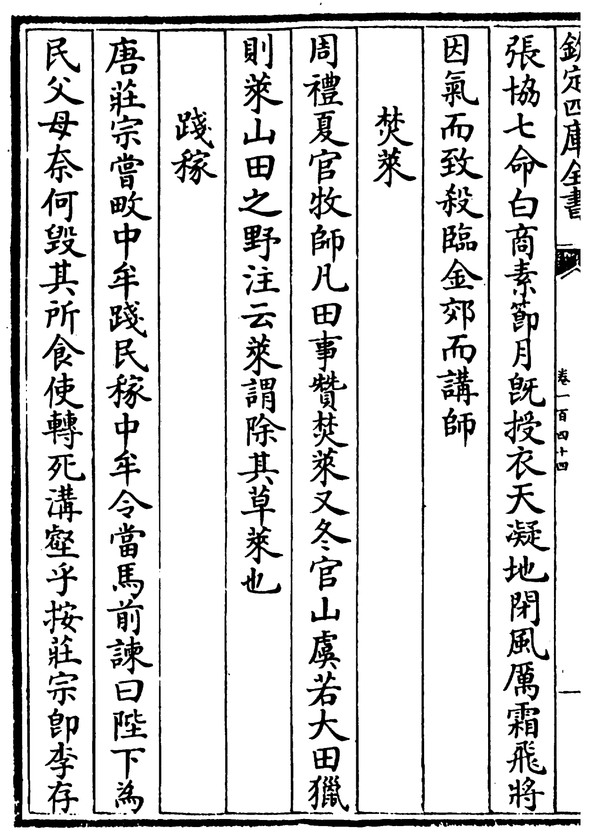
說苑荆文王得茹黄之狗箘簬之矰以畋于雲夢三月

不返保申諫曰王之罪當笞王曰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生之命不敢廢王曰敬諾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保申趨出欲自沈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茹黃之狗折箘簬之矰

漆澤

穆天子傳天子獵於漆澤得白狐玄狢以祭于河宗

金郊



張協七命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將因氣而致殺臨金郊而講師

焚萊

周禮夏官牧師凡田事贊焚萊又冬官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注云萊謂除其草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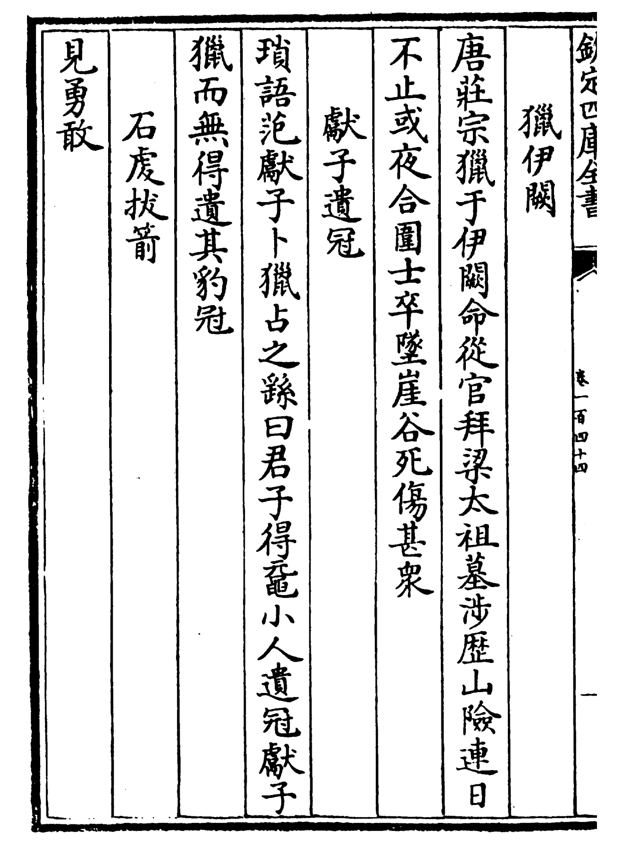
踐稼

唐莊宗嘗畋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按莊宗卽李存

勗也

弋昭華

韓詩外傳齊景公弋昭華之地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欲殺之晏子曰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爲吾君主鳥而亡之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



獵伊闕

唐莊宗獵于伊闕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涉歷山險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傷甚衆

獻子遺冠

瑣語范獻子卜獵占之繇曰君子得鼃小人遺冠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石虔拔箭

見勇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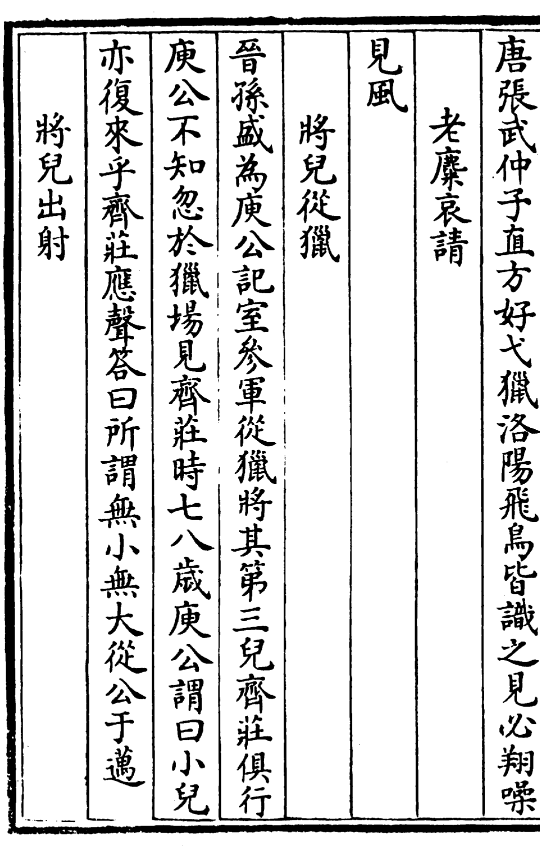
西巴放麑

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

唐儉搏豖

見納諫

飛鳥翔噪



唐張武仲子直方好弋獵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翔噪

老麋哀請

見風

將兒從獵

晉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三兒齊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七八歲庾公謂曰小兒亦復來乎齊莊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將兒出射

宣驗記吳唐廬陵人少好驅媒獵射家以致富後春月將兒出射正值麀鹿將麑母鹿覺人氣呼麑麑不知徑前就媒唐射麑死鹿母悲鳴不巳唐乃藏草中出麑置淨地鹿母直來前俯仰頓伏絶而復起唐又射鹿母應弦而倒至前邑復射一鹿箭反激還中唐子唐擲弩擁子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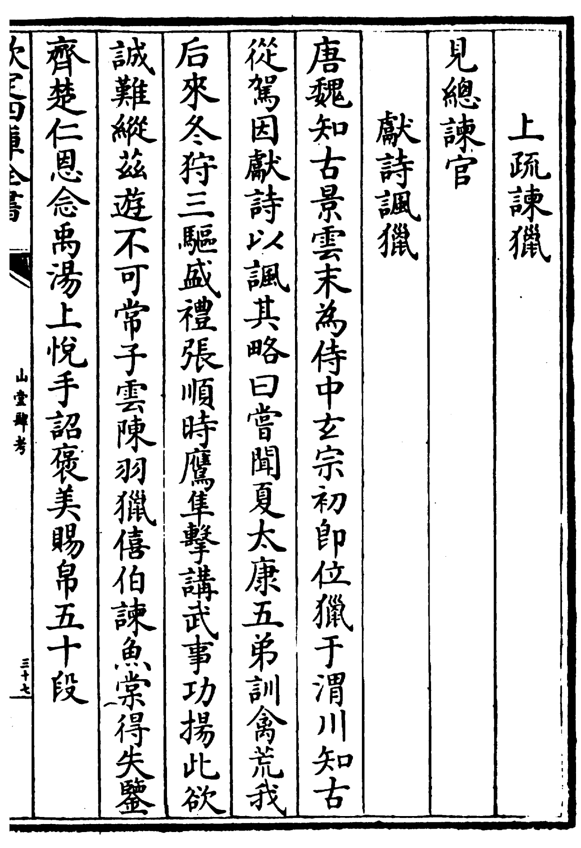
常帶綿繩

世說桓南郡玄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

旗敵隈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陣不整麏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為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常載罝網

唐單王元吉喜鷹狗出常載罝網三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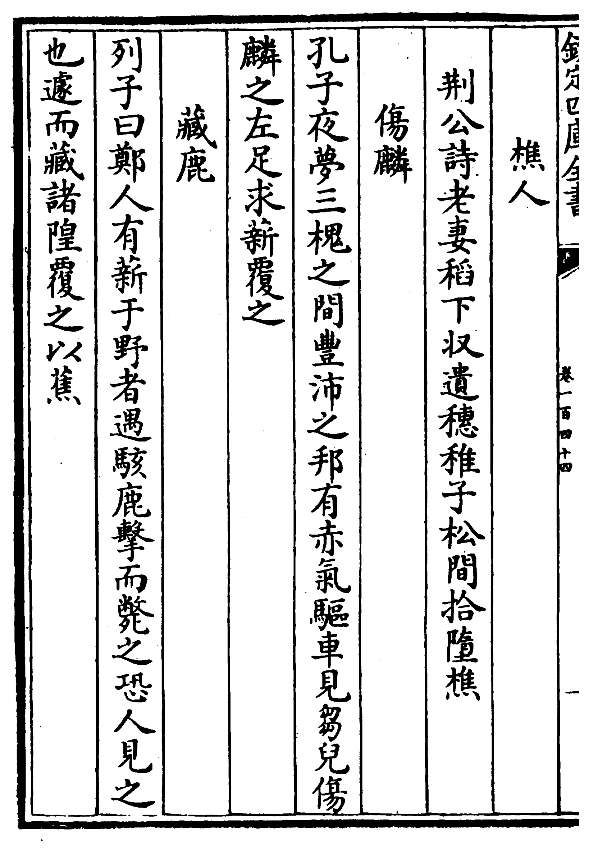


上疏諫獵

見總諫官

獻詩諷獵

唐魏知古景雲末為侍中玄宗初即位獵于渭川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其略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武事功揚此欲誠難縱兹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魚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上悅手詔褒美賜帛五十段



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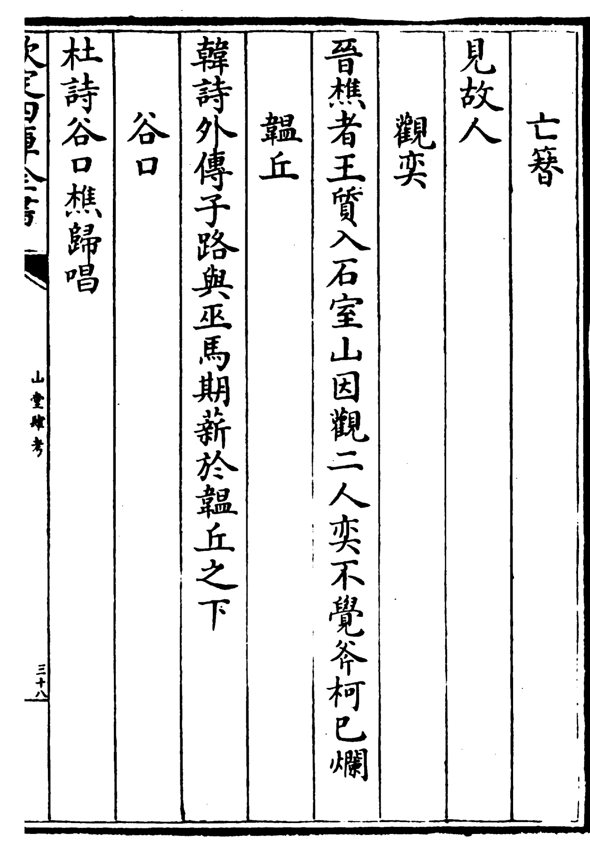
荆公詩老妻稻下収遺穗稚子松間拾墮樵

傷麟

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氣驅車見芻兒傷麟之左足求薪覆之

藏鹿

列子曰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擊而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覆之以蕉



亡簪

見故人

觀奕

晉樵者王質入石室山因觀二人奕不覺斧柯已爛

韞丘

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

谷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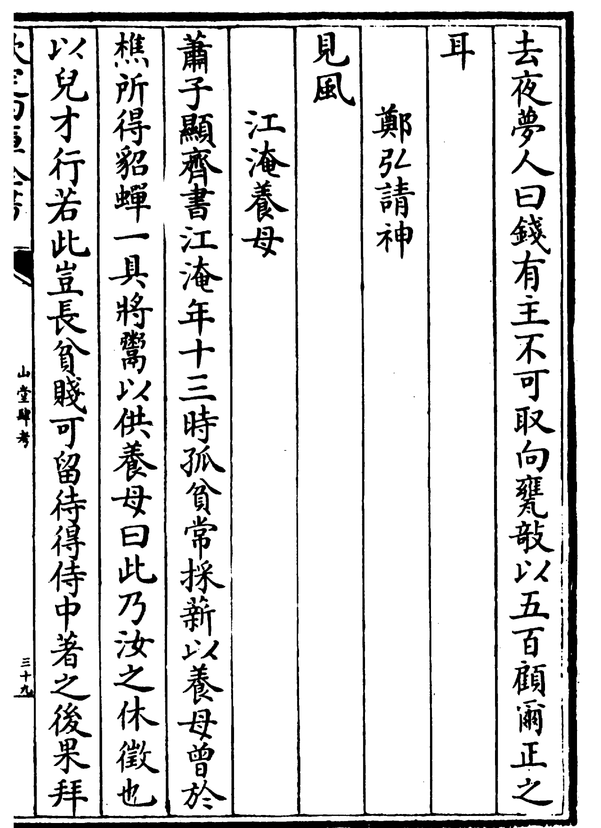
杜詩谷口樵歸唱

石下得鏡

龍城録長安任仲宣素蓄寶鏡示之識者謂為三代物詢其所得云嵩山樵者石下得之

甕中取錢

徐鉉稽神録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來建溪採薪為業山上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下有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敧故錢流出于是推正以石楮之取五百餘錢以歸率家人再往將盡取之而忘其所徘徊數日不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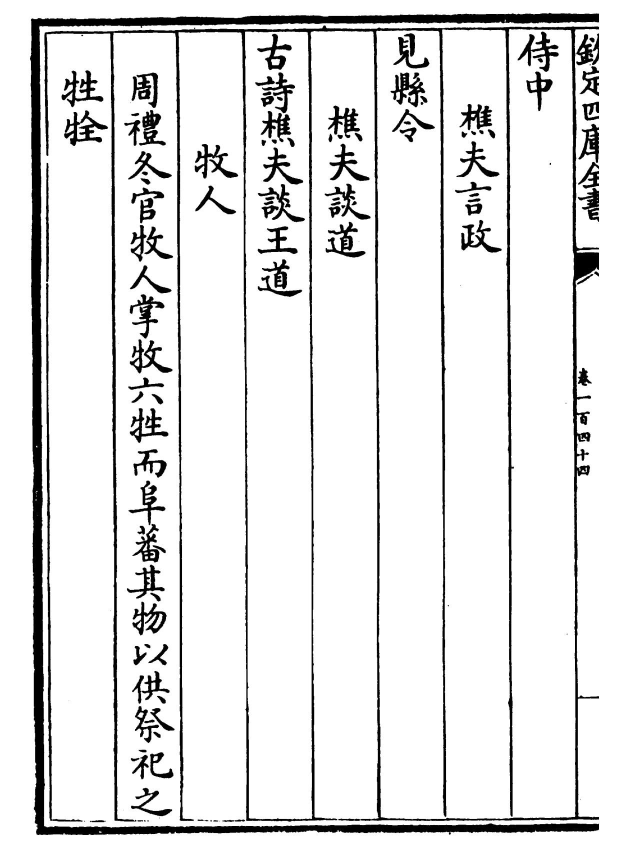
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向甕敬以五百顧爾正之耳

鄭弘請神

見風

江淹養母

蕭子顯齊書江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母曰此乃汝之休徵也以兒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可留待得侍中著之後果拜



侍中

樵夫言政

見縣令

樵夫談道

古詩樵夫談王道

牧人

周禮冬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

牲牷

稱為天師

莊子曰黄帝問塗于牧馬童子因問為天下小童曰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稱天師而退

知為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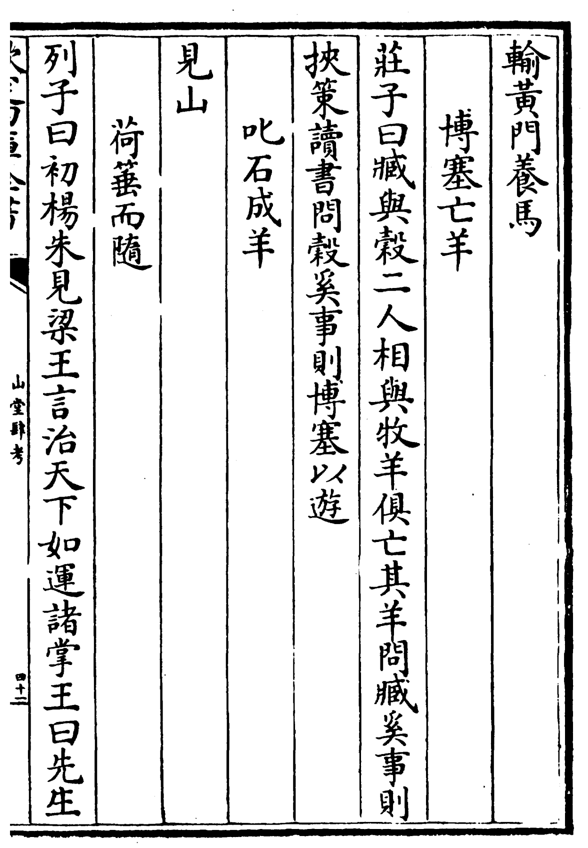
百里奚始為人牧牛秦穆公問牛何肥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卒相之

飯牛

淮南子曰齊桓公郊迎客夜開門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爲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褐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養馬

漢武帝時匈奴休屠王太子名日磾元狩二年没入官



輸黃門養馬

博塞亡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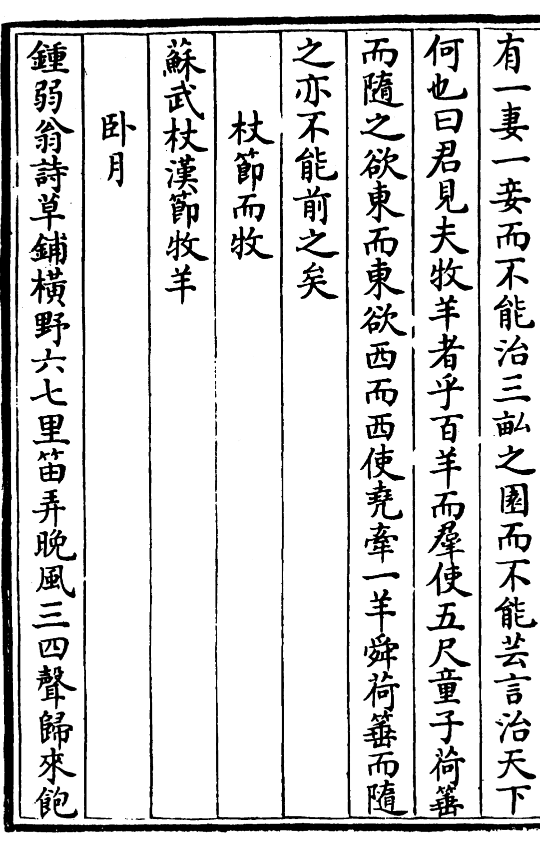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

叱石成羊

見山

荷蓧而隨

列子曰初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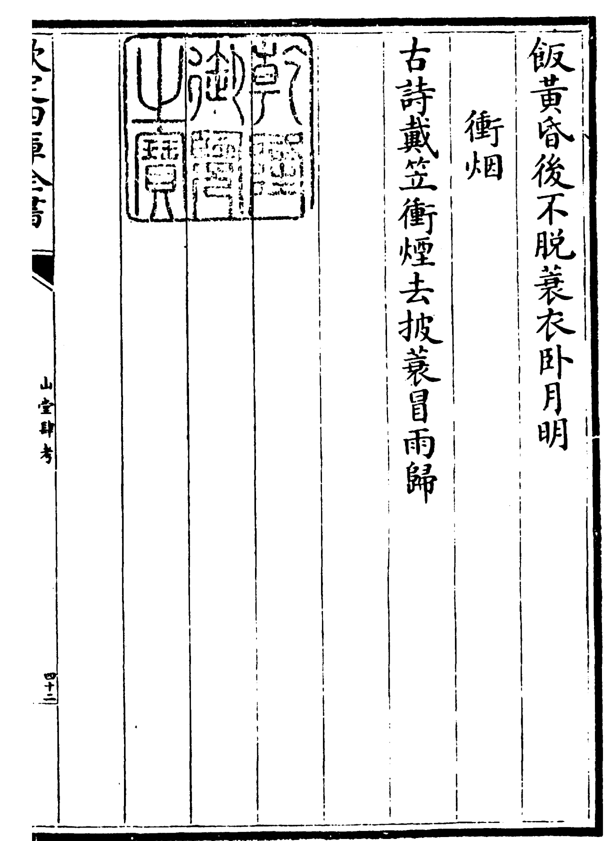
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畆之園而不能芸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亦不能前之矣

杖節而牧

蘇武杖漢節牧羊

卧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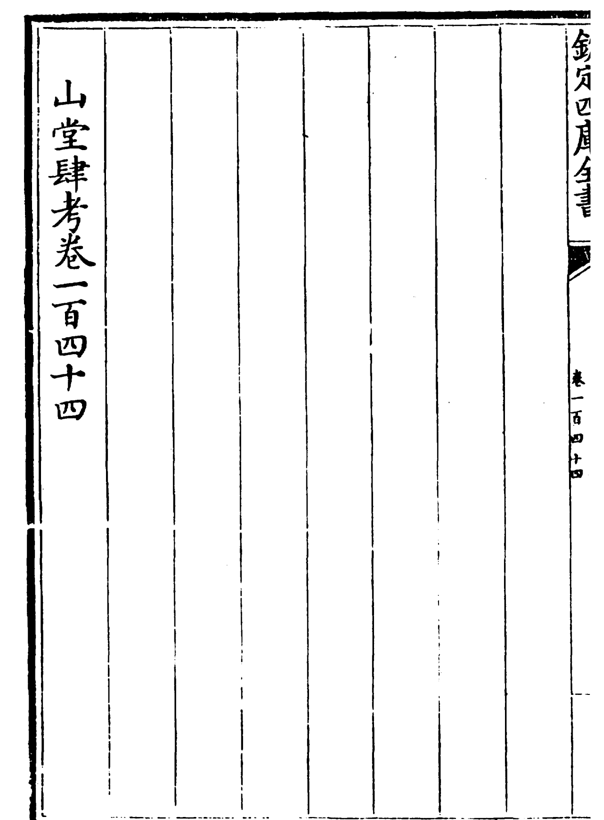
鍾弱翁詩草鋪横野六七里笛弄晩風三四聲歸來飽



飯黄昏後不脱蓑衣卧月明

衝烟

古詩戴笠衝煙去披蓑冒雨歸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四